

基于莫斯科语义学派理论原则的动词范畴语义句法研究

彭玉海 刁凤文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莫斯科语义学派 (MSS, The Moscow Semantic School) 集成描写理论是一种新兴的、积极有效的语言研究方法论原则。本文借鉴该理论方法对汉语动词语义范畴下的具体细义或语义模式展开实证性语义句法研究。文章一方面建立起汉语物性动词语义范畴化模式, 并将其界分为 13 个次语义类型, 另一方面提出自己的形式化集成描写机制, 选取其中的 [I11A] 类物性动词为典型展开语义句法实证描写和分析。文中分析验证了自然语言语义集成描写的现实性和可行性, 为汉语动词语义—句法界面理论的探索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方略和描写范式。

关键词: MSS 理论原则; 汉语动词语义范畴; 形式机制; 集成描写; 语义句法研究

中图分类号: H353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论

莫斯科语义学派 (The Moscow Semantic School, MSS) 集成描写理论把整个词库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来研究, 根据各种语义特征及广义形式特征, 将其划分为意义相互交叉的词群来进行分析, 从中找出语言单位相互之间的系统关联, 这一做法发人深省, 对于现代汉语词汇语义和句法语义研究来讲均不失为一条新的途径。目前汉语词汇语义、句法语义研究的相关分析在思想方法、描写模式等方面存在局限性, 较少把词语置于语句上下文环境以及交际结构平面上来看, 相应地也不甚注重词汇语义分析与语法意义、语法形式内容分析的有机结合。莫斯科语义学派的理论体系中, 词汇语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与词围语境和句式语义间所具有积极的互动性, 而且可能同语用—情态等信息交织在一起, 有时很难截然分开, 而这些实际都是存在于许多语言中的普遍词汇语义和句法语义现象, 与现代语义研究中兴起的词汇语义“动态模式 (dynamic models)” (Падучева, 2004) 方法论不谋而合。但这些方面的内容在汉语语言研究中尚未得到专门分析和充分的揭示。此外, 莫斯科语义学派集成描写理论提出的一整套颇有新意的研究方案在国内语言学界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该语言学理论方法和思想对汉语语言学相关研究的借鉴作用远未得到充分挖掘, 更缺少这方面的实际操作和系统运用, 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汉语语言理论研究, 因而相关工作的开展势在必行。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和考量, 本文将基于莫斯科语义学派理论原则, 对汉语动词语义次范畴展开集成描写分析和语义句法实证研究。

2 汉语动词范畴语义句法描写理论模式

莫斯科语义学派运用一整套形式化手段或形式化的“语义语言”来描写和表现特定词语同句法方式之间的各种聚合和组合关系及其性能。莫斯科语义学派的集成描写主张“词汇和语法之间没有截然的分野, 词汇意义和形态—句法行为相互制约, 词汇要语法化、语法也需

要词汇化”（Апресян, 1995, 1999）。因为“语法规则与词汇意义是相互制约的。一方面，词汇单位的许多概括语义特征决定着它们在语法方面的类型意义和在交际结构中的角色、词序、支配关系等；另一方面，词汇项的体现也常常取决于词汇单位的语法类型意义、词法形式、句法结构、交际角色等”。（Апресян, 2005, 2006, 2009; Апресян и др., 1997, 2003; 张家骅, 2000: 71—72; 于鑫, 2006: 30; 苏祖梅, 2010: 19）莫斯科语义学派主要通过“新型同义词词典”揭示同义词所属的不同词典释义类别，分析（个别、有限的，而不是范畴化的）同义词在基本意义相同的前提下，在修辞色彩、使用范围、与同类的其他词之间的关系、元语义释义、语法形式、句法结构、词汇语义搭配特点等，最终认定这样的同义词的词典释义类别归属和特性（属于或不属于某一词典释义类别）。可以认为，这是比较细致的语义句法区分和刻画，对动词不同语义范畴及其次语义类型的描写具有较强的理论参考性。汉语界相关分析中，袁毓林（1991: 10—20）的汉语祈使句与动词研究曾认为，并非所有动词都能进入汉语祈使句，祈使句对动词有着严格的句法语义限制，即是说，动词的句法、语义互动性对句子结构有直接的影响和作用，而这种审视与语言集成描写思想有相通性。袁毓林具体对祈使句中动词的语义、句法、语用关系进行过一定分析。他根据动词与祈使句的关系，首先把汉语相关动词分为述人动词与非述人动词，然后将述人动词分化为可控动词与非可控动词，可控动词进一步又分为自主动词和非自主动词。在此基础上描写上述各语义类动词在祈使句的肯定式、否定式和强调式中的分布情况，并从句法、语义和语用三个方面作出解释。另外，他还对动词独用构成的祈使句的句法、语境和预设特征加以描写，分析动词独用构成祈使句时所受到的句法、语义限制及其成因。该句法语义分析模式同莫斯科语义学派集成描写思想方法想通，一定程度上实现的正是本文的语义句法思想方法与理论目标。

基于莫斯科语义学派的理论原则，我们提出的语义句法研究基本思路是：从动词次语义范畴模式和（广义）形式描写入手，建立起汉语动词集成描写的模式，展现其系统化的语言语义—形式机制。具体步骤为：首先划分出动词语义范畴；其次是确立动词语义大类之下的次语义范畴或意义模式（细义模式），继而对各次语义范畴进行形式化集成描写，通过（广义）形式特征内容来刻画并揭示动词次语义范畴的语言性能及各次语义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形式语言来描写、限制动词的语义性能；最后，对动词各次语义范畴的集成描写特征内容进行归纳、总结。篇幅所选，下面对汉语动词范畴语义句法描写理论模式中的语义范畴化、（广义）形式分析机制分别做一粗略描述和勾勒：

首先，建立起汉语动词集成描写的语义范畴、语义模式或次语义范型。根据“过程性”、“意志活动性”及“集合”或“次数”这三个分类参数对汉语物性动词或体力作用动词进行语义类型界分。重要的是，这三个参数有形式上的区分、检验。简要地讲，“过程性”的核心思想是“可伸延(持续)性”，其他要点一般还应包含“可断续性”与“无限反复性”。就是说，动词（表示的）情景既能“中断”，也能“继起”¹。这样，第一步，依据“过程性”这一语义参数，物性动词下分为“过程性”动词与“非过程性”动词两大语义类别。二者的区分是，它们在兼容形式特征上相对立（关于“兼容特征”见下文）：能否同“很久前、早就、长时间地、多年”类“持续”时段语同现及是能否与“正在、现在正”类时间意义副词相兼容同现，是否有“当下持续”用法。第二步，“意志活动性”参数，具有该特征的情景动作主体有“意向”，但不一定有“专门（行为）目的”。进而借助“意志性”这一语义分类参数可将“过程性”与“非过程性”物理作用动词各自一分为二。“自主”动词与“非自主”动词在兼容共现语方面的对立主要表现为“能否同‘目的’语共现”。因为“目的”是主观直接作用于客观的重要环节，一般在“积极改造性”的动作行为中才能表现出来。第三步，根据有无“次数”意义或“一次”与“多次”的对立关系，区分出两大次类动词：a) 过程性多元集合动作动词或非过程性单一动作的“多次”意义动词；b) 过程性非多元集合动作动词或非过程性单一动作的“一次”意义动词。其中过程性的集合动词的“无界限”行为活动由一系列同质或非同质的单个动作集合而成，没有一次与多次的对立；而非集合动词则

突出反映了界限性动词的“次数”意义特征。本着“次数”性这一范畴化特征，第二层次的“过程性意志活动”动词与“过程性非意志活动”动词都各自下分为“集合”类动词和“非集合”类动词，而“非过程性意志活动”动词与“非过程性非意志活动”动词则各自分解为“瞬时—多次”类动词与“瞬时—一次”类动词。总体上讲，“次数”这一分类特征反映在“兼容共现语”上的对立或区分性是：能否同“次数语”（如“多次、几次、好几回”）或（及）“频率语”（如“有时、时常、经常、偶尔、很少、总是、不断”）相兼容、共现。这样，层层细分的结果最终可将汉语物性动词区分为 13 个语义范畴（限于篇幅，无法详细展开）。可列表图示如下：

物性动词（体力作用动词）												
过程性动词							非过程性动词					
意志活动动词					非意志活动动词			意志活动动词（瞬时）		非意志活动动词（瞬时）		
集合类动词		非集合类动词			“同质”类集合动词（100）	非集合类动词			“（瞬时）多次”类动词（011）	“（瞬时）一次”类动词（010）	“多次”类动词（001）	“一次”类动词（000）
“同质”类（110A）	“异质”类（110B）	“渐成结果”类（111A）	“突变结果”类（111B）	“过程结果”类（111C）		“渐成结果”类（101A）	“突变结果”类（101B）	“过程结果”类（101C）				

（动词分类范畴的数字、字母编码说明：数字“1”为分类参数的“标记”代码，“0”为“无标记”代码，字母 A, B, C 表示同一类别中的亚类。而动词分类的层次关系则由数字所在序位显示出来）

其次，以下实证模式中提出的汉语动词语义集成描写内容将具体涉及的（广义）形式特征将主要包括以下项目，而由于篇幅关系，这里也只能对这些形式特征内容作浅略刻画，恕不具体展开：

1) 题元配价模式。包括动词配价数目及相应的表现形式，而所谓表现形式就汉语而言，主要指配价是否有介词、语助词等的形态辅助。这是区分动词语义、对动词语义进行集成描写的重要而基本的一环。

2) 题元名词次语义属性。这里指动词搭配的题元名词或体词所属的抽象范畴意义及范畴语义属性，抽象范畴意义方面，包括体词的具体名词、事物名词、抽象名词、动物名词、非生命名词等语法归属和特性，可视其为形式区分中的“分类性句法特征（классифицирующие синтаксические признаки）”（Булыгина, Крылов, 2002: 257）。而范畴语义属性指体词的题元角色或语义角色、语义格，其具体内容相当丰富，如施事、受事、与事、自事、主事、当事、行事、客事、对事、成事（结果）、领事、属事、方位、目标、局部、整体，也包括内部客体、外部客体、可运作性 / 不可运作性、可让渡性 / 不可让渡性、同步 / 非同步性等次语义属性²，甚至包括题元名词的主体、客体等较为概括的语义功能属性。我们将题元语义角色看成是动词句法分布形式特征，一个重要的依据是，它在动词配价结构中本身并不能单独执行语义功能，并且它的语义辅助性质须附着于句法题元，还需要在整个动词结构的协配中才能体现出来，而这表现的正是一种特殊的句法形式功能。可以看出，语义角色在动词语义的区分性刻画中有着明显而独特的作用，在动词语义的形式描写中不失为一种有效手段。难怪汉语界朱德熙认为，“这种语义分布关系（指语义角色——引注）是一种‘隐性的语法关系’”（朱德熙 1985: 15），俄罗斯语言学家 E. В. Падучева 称这样的句法语义功能为“范畴性预设（指范畴性语法预设——引注）”（Падучева, 2002: 396）。

3) 题元形式—句法功能。汉语词汇鲜有形态变化，语义往往靠句法行为驱动。反映在该形式特征层次上，汉语中的题元名词因缺少形态变化方式，体词在形式上的区分依赖其形

式一句法功能，这主要指题元名词在动词句子中充当的主语、宾语（补语）等句法成分。以下实证图式中将把“形式一句法功能”简称为“形式功能”。而如前所述，汉语题元体词形态上的匮乏往往在介词、助词中得以弥补，动词形态变化上的不足则可以在“动结语”、“动趋语”、语气词“着”、“了”、“过”等中得到一定化解。

4) 题元换喻功能。题元“换喻”指在彼此间存在各种关系的事物中以一事物形象化地表现他事物，以更加凸显的事物来替换原有事物。不同语义次范畴动词的主体、客体题元等可能具有的换喻方式会存在一定差异。因此可以把它看成是动词语义形式化描写的特殊区分参数。

5) 兼容句法语义向度。对于动词语义描写来讲，兼容句法语义向度、兼容性能是一种特殊的形式句法测试手段，它指动词一种潜在的搭配关系，即动词有可能同这样的语义成分相组合，却并非必有，而是可选性质的或者任意的。相关的兼容共现语是区分动词语义的重要句法参量和句法检测思考方向。比如，当动词语义在题元配价模式、题元体词属性、形式功能、换喻功能等方面没有明显区分的时候，可以在兼容语形式特征上找出差别。而当动词语义在前几项形式特征上已经有了一定区分之时，也可能或可以在兼容语的检测中得到形式化方面的进一步区分。进一步讲，动词能够兼容扩展的句法语义成分可称之为正面形式兼容语，而不能兼容的成分为负面形式兼容语，负面形式兼容语同样是一种重要而独特的语义分析支持手段，有了它，可以根据动词不能和某些语义成分兼容共现来判别其语义性能及其与其他动词之间的语义差别。

6) 同义转换形式特征。同义转换是指在动词句义（命题常体意义）基本不变的前提下所进行的语法性质的（动词）句子转换。此时，动词、题元名词可以借助相应的语言辅助手段形成一定（语法）变化，或借助助词来实现句子的转换。就汉语来讲，由于可以借用的形态、句法方式相对有限，所以同义转换方式并不是很多，主要包括“把”字句转换特征、“着”字句转换、“题元合并”型同义转换、“使动”型同义转换、“在”字句转换、“助词”型同义转换等方式。

7) 逆向转换形式特征。这指围绕动词，在不改变句子词汇组成的条件下通过题元形态一句法兑位、主体、客体题元互换角色而形成的一种动词转换，在此动词左右翼等题元的位置调换是基本点、核心点。汉语动词的逆向转换方式受到一定限制，一方面是因为逆向转换所要求的词语序位关系倒逆有一定困难——这直接缘于动词题元名词形态变化和句法方式有限以及动词形态变化方式的局限性，另一方面汉语动词句子逆换对事物间的语义关系依赖性较强，单纯形式变化和词序的倒逆也并不一定能实现逆换，这自然降低了动词转换操作的机会和可能性。我们认为，汉语中这一转换形式主要是以语义为主，即以语义关系的转化为核心。主要有“被”字句逆换、“话题句”方式的逆换、“是……的”（强调）句式逆换、“使动”型逆换、“助词”型逆换以及“把”字句逆换等形式。

8) 动词转换涉及的相关语言功能变化。包括形态一句法形式变化引起的语义功能变化、句子转换带来的交际结构功能变化、句子转换带来的认知—语用功能的变化等。而这一项（广义）形式特征内容将主要体现在动词具体的同义转换和可逆转换形式中。

本文主张的汉语动词范畴语义句法描写方法和区分是层级化地进行语义的形式化分析和描写。首先是动词语义的题元组合性能内部刻画——由题元配价模式、题元或配价数目、题元形式或者论元方式到题元的次语义属性或次范畴特征、题元的换喻特征，再到动词的兼容共现性能（可选价、任选价组合性能）或动词兼容共现向度。如果动词语义在组合性能方面没有得到足够的区分，则再进一步深入到动词各种转换方式的分析。另一方面，即使动词语义性能在句法组合层次上已经显示出不同，也可以转入、跟进到动词同义转换、逆向转换的区分性描写当中，以求更为深刻、细致地分析、考察动词语义的不同表现形式。这样逐层推进的集成性刻画提供了一个较为完备、全面的语义句法描写机制，可以从一个全新的维度审视汉语动词语义特征并给予形式内容方面的限制，充分展现汉语动词语义范畴的语言性能，为揭示汉语语言的本质提供一种策略和一个独特的视角。这将使动词语义的区分刻画更

为全面、深入，使动词语义的形式限制显得更为可靠。

应该指出的是，本文研究对莫斯科语义学派的理论方法加以借鉴，但并不拘囿于它的研究套路、研究框架和内容项目设置等，而将充分顾及汉语语言和汉语动词的特点。因而我们提出的分析模式（层级式推进等）、分析格局（系统化综合观察、考量）和分析内容（语义、形式、交际性能统一）有着自己的特点。以下语义集成描写研究所涉及的动词语义范畴相当于一个比较大的、宽泛的词典释义类别，而具体分析将在该语义范畴下的细义模式（次语义范畴）中展开，从而赋予动词语义句法实证性研究更强的理论针对性和实际可操作性。

3 汉语动词范畴语义句法描写实证研究

由于“动词多表示具体实在的动作行为”（参见尹世超，1991：403，405），所以物性动词离我们的日常生活最近，使用频率最高，在自然语言中表现最为活跃，因此本文以该类动词为对象展开语义句法描写的实证分析具有最直接的作用和语言学价值。汉语界对物性动词的语义次分类往往带有一定随意性，缺乏系统的标准化分析，因而显得较为粗糙，不够彻底、全面，许多学者注意到的是带双宾语（双客体）的三价动词，而且“较为传统的做法往往把三价动词较为单一化地分为给予类动词、索取类动词和予夺不明动词”。（参见朱德熙，1979，1980；古川裕，1997；卢建，2003）这种单一化的格局会导致汉语物性动词很难获得形式方面的细致研究和针对性较强的分析、刻画。我们认为，单一性并不是动词语义类型化的特点，上文提供的层级性范畴化模式已经表明，汉语物性动词语义次范畴实际相当丰富，后文研究也将突出、明晰地反映出这一点。本文的动词分类范畴或词典释义类别分大小两个层次，一是以上进行的动词语义类型化划分，二是各语义大类内部的次语义范畴或次语义模式，而真正实质性地细致研究的是后一层次，因为该层次才是语义与句法的直接接口和衔接界面，语言的各种表现性能在此也体现得更为实际、丰富，使语义的（广义）形式化描写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从而可以更好地体现出汉语动词语义范畴集成描写的价值。

以下选取汉语物性动词中的[111A]次语义类的具体语义范畴、语义模式（细义模式）为典型，展开相应形式句法描写。

该语义类动词表示的是过程性、意志活动性、非集合性质的“渐成结果”动作行为，属于典型的“积极行为”动词类别之一，也是典型的“内在界限性”动词的重要载体，其语义结构包含了行为主体“有目的活动”与“达成结果”两个主要意义成素，“动作与达到是两个分离的过程”，（沈家煊，1999：100）行为结果的累积意味着行为“逐渐实现”与“完成”，并处于最终达成的在前部分。通过分析、归纳，我们在[111A]类动词中得出22个次语义类或主题类别，而篇幅所限，只能选择其中的15个次类对这一大类物性动词的语义句法特征、内容进行实证分析和展示：（实证模式中，作为描写对象的动词[实体]在“定价模式”对应的句子中反映出来³。下同）

动词次语义范畴		语义句法描写
组 合 性 能	题元定价模式	$N_{1a}VfN_{4b}$ ⁴ 切面包；撕报纸；搅拌水泥；剪头发；吹头发；生炉子；烤鞋子；晒棉被；拧螺丝；砍柴火；锯木头；漆家具；粉刷墙壁；摘花；调咖啡；挖土；烧信；稀释酒精；和面粉；清除垃圾；冲刷地板；解（开）鞋带；关门；打开窗户；洗衣服 ⁵
	题元名词属性	$N_a: +H$ 施事 $N_b: Obj$ 外

		受事 非同步性
	题元形式功能	N _a : 一格主语 N _b : 四格宾语（补语）
	题元换喻功能	N _a 主体可换喻为“工具”、“部分”，即“工具”可换喻人、“部分”可换喻“整体”（人体部位[如“手”等]换喻人整体）
	兼容句法语义向度 ⁶	手段语、方式语、目的语、地点语、当下持续语、材料语（限于“粉刷”、“溶解”、“稀释”次语义类）
转 换 性 能	同义转换形式特征	借助语助词“了”，可实现“把”字句同义转换形式 ⁷ ：N _{1a} Vf N _{4b} →N _{1a} 把 N _{4b} Vf 了 把木头锯了；把家具漆了；把面包切开；把墙壁粉刷了；把信烧了； 把垃圾清除了；把衣服洗了。 可以有突出（当下）动作过程性的“着”字句转换形式：N _{1a} Vf N _{4b} →N _{1a} Vf 着 N _{4b} 切着面包；撕着报纸；搅拌着水泥；剪着头发；吹着头发；生着炉子； 拧着螺丝；砍着柴火。
	逆向转换形式特征	被动句可逆转换形式 ⁸ ：N _{1a} Vf N _{4b} →N _{1a} 被 N _{5b} Vf 了/着 面包被切了； 报纸被撕了； 水泥被搅拌着； 头发被她吹着/头发被她吹了； 螺丝被他拧上了； 墙壁被他们粉刷着； 垃圾被清除完了； 窗户被打开了/窗户被打开； 衣服被她洗了。 省略了“被”字的意义被动句或自然被动句转换（此时往往为“话题句”转换形式）： N _{1a} Vf N _{4b} →N _{1a} N _{5b} Vf 了/着 面包他切了 ⁹ ； 报纸他撕了； 水泥他搅拌着； 头发她吹着/头发她吹了； 螺丝他拧上了； 墙壁他们粉刷着； 垃圾他清除完了； 窗户他打开了； 衣服她洗着。
动词次语义范畴 语义句法描写		2: 成就、建成、修盖
组 合 性	题元配价模式	N _{1a} Vf N _{4b} 挖方木孔、挖坑、挖池塘、建房、盖楼、打地窖、打灶、凿眼子、 锯方木块、修别墅、堆雪人、搭小木屋、搭脚手架

能	题元名词属性	N_a : +H 施事 N_b : Obj _内 成事 同步性
	题元形式功能	N_a : 一格主语 N_b : 四格宾语
	题元换喻功能	工具换喻人、部分换喻整体（人体部位[如“手”、“双手”等]换喻人整体）
	兼容句法语义向度	手段语、评价语、工具语、材料语、方式语、结果语（如“一半”、“大半”等）目的语、地点语、当下持续语、时段语（“用了多长时间”、“在多长时间以内”）、条件语
转 换 性 能	同义转换形式特征	“把”字句同义转换形式 ¹⁰ : $N_{1a}VfN_{4b} \rightarrow N_{1a}把N_{4b}Vf了$ 把方木孔挖了; 把池塘挖成了; 把房建了; 把楼盖好; 把地窖打了; 把脚手架搭上。 “着”字句转换形式: $N_{1a}VfN_{4b} \rightarrow N_{1a}Vf着N_{4b}$ 打着灶; （正在）凿着眼子; 锯着方木块; 修着别墅; （正在）堆着雪人; 搭着小木屋。
	逆向转换形式特征	主要为被动句可逆转换形式 ¹¹ : $N_{1a}VfN_{4b} \rightarrow N_{1a}被N_{5b}Vf了/着$ 方木孔被挖出来了; 池塘被挖成了; 房子被建好了; 楼被盖好; 地窖被打好了; 灶被打好了; 眼子被凿成; 方木块被锯出来; 别墅被修了一半; 雪人堆好了。 意义被动句转换形式或“话题句”转换形式: 方木孔挖出来了; 池塘他们挖着; 房子工人在建着; 楼盖好了; 地窖打好了; 灶打好了;

		眼子凿成了； 方木块锯出来了； 别墅他们修了一半； 雪人我们堆好了。
动词次语义范畴 语义句法描写		3: 生产、制造
组合性能	题元配价模式	$N_{1a}VfN_{4b}$ 造飞机、制造汽车、制皮衣、炼钢铁、生产电器、做服装、酿造啤酒、加工粮食、制作家具
	题元名词属性	N_a : +H (往往具有专门素养或经过正规培训) 施事 N_b : Obj _内 成事 同步性
	题元形式功能	N_a : 一格主语 N_b : 四格宾语
	题元换喻功能	N_a 可换喻为企业、厂家名
	兼容句法语义向度	方式语、手段语、评价语、材料语、结果语、目的语、工具语、当下持续语、长时段语
转换性能	同义转换形式特征	—
	逆向转换形式特征	N_a 换喻为企业、厂家等带有方位意义的名词时，可以有“被”字的（自然）被动句逆换形式： $N_{1a}VfN_{4b} \rightarrow N_{1a}$ 在 $N_{6b}Vf$ 汽车在一汽制造； 皮衣在“光明”皮革厂生产； 啤酒在“青岛啤酒”酿造。 N_i 换喻为企业、厂家等带有方位意义的名词时，可以有“是……的”强调结构逆换形式： $N_{1a}VfN_{4b} \rightarrow N_{1b}$ 是 $N_{1a}Vf$ 的 这批电器是“五一”无线电厂生产的； 粮食是北方食品有限公司加工的； 钢铁是武钢炼（出）的； 服装是“上海轻纺”做的。
动词次语义范畴 语义句法描写		4: 用……原料制成
组合性能	题元配价模式	N_{1a} 用 M_4VfN_{4b} 用豆腐煮汤；用浆果做果酱；用稻草编织草帽；用蔬菜做沙拉；用毛线织袜子；用铜铸箭；用樟木做柜子；用羊毛织地毯；用火药做鞭炮；从煤炭提炼焦炭；用丝绸做衬衫。
	题元名词属性	N_a : +H 施事 N_b : Obj _内 成事 同步性 M: 材料

	题元形式功能	N _a : 一格主语 N _b : 四格直接宾语 M: 间接宾语
	题元换喻功能	—
	兼容句法语义向度	方位语、手段语、方式语、品评语、具体时间语、当下持续语
转 换 性 能	同义转换形式特征	“把”字句型同义转换, 此时须加表示动作结果或事物状态变化的“成”、“为”字: N _{1a} 用 M ₄ VfN _{4b} →N _{1a} 把 M ₄ Vf成 N _{4b} 把豆腐煮成汤; 把浆果做成果酱; 把稻草编织为草帽; 把蔬菜做成沙拉。
	逆向转换形式特征	主要为被动句逆换形式: N _{1a} 用 M ₄ VfN _{4b} →M ₁ 被 N _{5a} Vf成 N _{4b} 毛线被工人织成袜子; 铜被工匠铸成箭; 樟木被木匠做成柜子; 羊毛被他们织成地毯; 煤炭被工人炼成焦炭; 丝绸被姑娘们缝制为衬衫。
动词次语义范畴 语义句法描写		5: 把……改制成
组 合 性 能	题元配价模式	N _{1a} 把 N _{4b} Vf成 N _{4c} 把易拉罐做成烟灰缸; 把木块璇成象棋; 把制服改做成便装; 把旧上衣改成短裤; 把木桩雕刻成小船; 把石头凿成小狮子。
	题元名词属性	N _a : +H 施事 N _b : Obj _外 材料 N _c : Obj _内 成事 同步性
	题元形式功能	N _a : 一格主语 N _b : 间接宾语 N _c : 直接宾语
	题元换喻功能	—
	兼容句法语义向度	方位语、手段语、方式语、目的语、结果语(如“一小半”、“大半”等)、品评语、具体时间语、当下持续语
转 换 性 能	同义转换形式特征	—
	逆向转换形式特征	被动句结构的逆换形式: N _{1a} 把 N _{4b} Vf成 N _{4c} →N _{1b} 被 N _{5a} Vf成 N _{4c} 易拉罐被爸爸做成烟灰缸; 木块被他璇成象棋; 制服被小琪改成便装; 旧上衣被裁缝改成一条短裤; 木桩被工匠雕刻成一艘小船;

		<p>石头被石匠凿成小狮子。</p> <p>“话题句”型的可逆转换：N_{1a}把N_{4b}Vf成N_{4c}→$N_{1b}N_{1a}$Vf成(了) N_{4c}</p> <p>易拉罐爸爸做成了烟灰缸； 木块他璇成了象棋； 制服小琪改成了便装； 那件旧上衣裁缝改成了一条短裤； 木桩工匠雕刻成了一艘小船； 这块石头石匠凿成了小狮子。</p>
	<p>动词次语义范畴</p> <p>语义句法描写</p>	6: 创作、写成
	题元配价模式	N_{1a} Vf N_{4b} 画平面图、画油画/画农夫、画一匹战马、绘制蓝图、设计图纸、 编纂词典、谱写乐章、写小说、写剧本/文学报告、绣花、塑造形 象、创作音乐剧、刻印章、刻碑文、印图书、织花布、织毛衣
	题元名词属性	N_a : +H (具备专业素养) 施事 N_b : Obj _内 成事 同步性
	题元形式功能	N_a : 一格主语 N_b : 四格宾语
	题元换喻功能	N_a 可换喻为与主体有关的事物(如“手”、“心灵”等)
	兼容句法语义向度	方式语、手段语、处所语、评价语、目的语、原因语、工具语、结 果语、具体时间语、当下持续语、长时段语、频率语
	同义转换形式特征	—
	逆向转换形式特征	<p>被动句式的互换方式，并且往往要带上结果语：N_{1a}VfN_{4b}→N_{1b}被 N_{5a}Vf(好/成)</p> <p>设计图被他画好了； 农夫被画家画出来了； 一匹战马被我画成了； 词典被我们编纂成功； 小说被张明写好； 印章被他刻好了； 毛衣被妈妈织完了。</p> <p>可以有“话题句”型互换方式：N_{1a}VfN_{4b}→$N_{1b}N_{1a}$Vf(好/成)了 设计图他画好了； 那匹战马我画成了； 词典我们编纂成功了。</p> <p>此外，还有带强调意味的“是……的”结构的互换形式：N_{1a}VfN_{4b} →N_{1b}是N_{1a}Vf的 文学报告是他写的； 花布是姑娘们织的；</p>

	图书是工人们印的； 碑文是工匠刻的； 这个形象是作家塑造出来的； 这部音乐剧是（由）韦伯创作的。
动词次语义范畴 语义句法描写	7: 复制、临摹
题元配价模式	$N_{1a}VfN_{4b}$ 复制照片、翻印图书、临摹（主席）肖像、仿制图标、仿冒正版/ 真迹、仿构剧情、描摹铜像、抄稿件、抄字帖
题元名词属性	N_a : +H 施事 N_b : 具体名词、（较少）抽象名词 $Obj_{外}$ $Obj_{内}$ 成事 同步性
题元形式功能	N_a : 一格主语 N_b : 四格宾语
题元换喻功能	N_a 可换喻为与主体有关的事物（如“手”、“内心”等）
兼容句法语义向度	方式语、手段语、评价语、目的语、原因语、工具语、材料语、结果语、当下持续语
同义转换形式特征	—
逆向转换形式特征	被动句式的互换方式，并且可采用无“被”字的自然被动句（此时往往带上助词“了”）： $N_{1a}VfN_{4b} \rightarrow N_{1b}被N_{5a}Vf(了)$ 照片（被）我们复制了； 图书被他翻印； 稿件由秘书抄了； 字帖我抄（完）了； （主席）肖像被画家临摹； 图标被厂商仿制； 正版/真迹被他人仿冒； 剧情被编剧仿构； 铜像由青年画家描摹。
动词次语义范畴 语义句法描写	8: 整理
题元配价模式	$N_{1a}VfN_{4b}$ 整理书架、打扫房间、收拾衣柜、清理阁楼、打理院子、拾掇秧苗
题元名词属性	N_a : +H 施事 N_b : 具体事物名词 $Obj_{外}$ 受事 非同步性

题元形式功能	N _a : 一格主语 N _b : 四格宾语
题元换喻功能	N _a 表示的整体可换喻部分(人体部位[如“手”]换喻人整体)
兼容句法语义向度 ¹²	方位语、目的语、原因语、当下持续语、工具语、具体时间语、当下持续语、结果语、频率语
同义转换形式特征	借助语助词“了”,有“把”字句同义转换形式: N _{1a} Vf N _{4b} →N _{1a} 把 N _{4b} Vf 了 把书架整理了; 把房间打扫了; 把衣柜收拾了。
逆向转换形式特征	借助助词“了”或“着”,构成被动句可逆转换形式: N _{1a} Vf N _{4b} → N _{1a} 被 N _{5b} Vf 阁楼被父亲清理了; 院子被兄弟们打理着; 秧苗被乡邻们拾掇了。 在语助词“了”或“着”的参与下,可以有“话题句”型逆转换形式: N _{1a} Vf N _{4b} →N _{1a} N _{1b} Vf 了/着 阁楼父亲清理了; 院子兄弟们打理着; 秧苗乡邻们拾掇着。
动词次语义范畴 语义句法描写	9: 拿出、取出
题元配价模式	N _{1a} Vf(出)N _{4b} 取(出)弹片、取出信件、拿出一张旧报纸、掏(出)10元钱、 抠(出)沙子、挤(出)牙膏、舀出两斤米、吸果汁、采出油来、 挖出金矿、引出库水、抖(出)面粉、倒(出)一杯酒
题元名词属性	N _a : +H 施事 N _b : 具体事物名词 Obj _外 受事 非同步性
题元形式功能	N _a : 一格主语 N _b : 四格直接宾语
题元换喻功能	N _a 可换喻为表示人的部分、部位的名词(如“手”)。
兼容句法语义向度	处所语、所来语(“从……里”)、方式语、品评语、当下持续语、 结果语
同义转换形式特征	“把”字句转换形式: N _{1a} VfN _{4b} →N _{1a} 把 N _{4b} Vf 出(来) 把弹片取出; 把信件取出; 把一张旧报纸拿出; 把一块银元掏出; 把沙子抠出;

	把牙膏挤出； 把两斤米舀出来。
逆向转换形式特征	被动句转换形式： $N_{1a}VfN_{4b} \rightarrow N_{1a} (被) N_{5n}Vf$ 出（来） 果汁被他吸了出来； 油被石油工人采出来； 金矿被他们挖出； 库水被农民引下山； 面粉被他抖干净； 一杯酒又被他倒了出来。
动词次语义范畴 语义句法描写	10：吃、喝
题元配价模式	$N_{1a}VfN_{4b}$ 吃饭、吃土豆、吃西瓜、喝茶水、喝鱼汤、喝冷饮、啃骨头、啃苹果、啃馒头
题元名词属性	N_a : +H 施事 N_b : 具体事物名词 $Obj_{外}$ 受事 非同步性
题元形式功能	N_a : 一格主语 N_b : 四格直接宾语
题元换喻功能	N_a 可换喻为表示人体器官的名词（如“嘴巴”、“口”）。
兼容句法语义向度	处所语、方式语（飞快地、慢吞吞地、一口一口地、大口大口地）、 结果语、目的语、具体时间语、当下持续语、频率语
同义转换形式特征	可以有突出行为进行过程的“着”字句转换形式： $N_{1a}VfN_{4b} \rightarrow N_{1a}Vf$ 着 N_{4b} 吃着西餐； 啃着苹果； 喝着茶水。
逆向转换形式特征	被动句逆换形式： $N_{1a}VfN_{4b} \rightarrow N_{1b} (被) N_{5a}Vf$ 了 晚餐被他吃完； 菜汤被他喝光； 冷饮被他喝了。 还可以有话题句逆换形式： $N_1VfN_4 \rightarrow N_1N_1Vf$ 了 晚餐他吃了； 菜汤他喝了； 馒头他啃了。
动词次语义范畴 语义句法描写	11：采、摘、砍
题元配价模式	$N_{1a}VfN_{4b}$ 摘果子、采丁香花、采摘浆果、砍树枝、砍柴火
题元名词属性	N_a : +H

	施事 N_b : 具体事物名词 $Obj_{外}$ 受事 非同步性
题元形式功能	N_a : 一格主语 N_b : 四格直接宾语
题元换喻功能	N_a 可换喻为表示人的部分、部位的名词（如“手”、“双手”）。
兼容句法语义向度	可选性的方位一对象语“从……上”； 任选性的方位语、工具语、原因语、目的语、程度语、结果语、具体时间语、当下持续语、频率语
同义转换形式特征	“把”字句转换形式（往往有“动趋”语“……下”）： $N_{1a}VfN_{4b}$ $\rightarrow N_{1a}$ 把 $N_{4b}Vf$ 下 把果子摘下； 把丁香花采下。 “着”字句转换形式： $N_{1a}VfN_{4b} \rightarrow N_{1a}Vf$ 着 N_{4b} 摘着果子； 采着丁香花。
逆向转换形式特征	被动句转换形式，一般也有“动趋”语的参与： $N_{1a}VfN_{4b} \rightarrow N_{1b}$ 被 $N_{5a}Vf$ 下（来） 浆果被他采摘下； 树枝被他砍； 柴火被他砍回。 还可以有带有强调意味的“是……的”型逆换形式： $N_{1a}VfN_{4b} \rightarrow N_{1b}$ 是 $N_{1a}Vf$ 的 浆果是他采摘的； 树枝是他砍的； 柴火是他砍的。
动词次语义范畴 语义句法描写	12: 填、堵
题元配价模式	$N_{1a}Vf N_{4b}$ 填土坑、填水洼、填枕头、堵缝隙、堵烟囱、装车、装集装箱、灌油罐车、灌瓶子、灌轮胎、灌稻田、灌水库
题元名词属性	N_a : +H 施事 N_b : 具体事物名词 $Obj_{外}$ （容器、容器） 受事 对事
题元形式功能	N_a : 一格主语 N_b : 四格直接宾语
题元换喻功能	N_a 可换喻为表示人的部分、部位的名词（如“手”、“双手”）。
兼容句法语义向度	可选性的材料语；

	任选性的方位语、方式语、工具语、原因语、目的语、程度语、结果语、具体时间语、当下持续语
同义转换形式特征	<p>“把”字句转换形式（往往需加语助词“上”）：$N_{1a}VfN_{4b} \rightarrow N_{1a}$ 把 $N_{4b}Vf$ 上</p> <p>把土坑填上； 把水洼填上； 把缝隙堵上。</p> <p>“着”字句转换形式：$N_{1a}VfN_{4b} \rightarrow N_{1a} Vf$ 着 N_{4b}</p> <p>填着枕头； 堵着缝隙； 堵着烟囱。</p>
逆向转换形式特征	<p>借助“动趋”语“动结”语或语助词“着”、“了”，可以有被动句转换形式：$N_{1a}VfN_{4b} \rightarrow N_{1b}$ 被 $N_{5a}Vf$ 上/了</p> <p>烟囱被他堵上； 车被他们装着； 集装箱被他们装（好）了； 油罐车被他们灌满。</p> <p>在同样条件下，也能有“话题句”型逆换形式：$N_{1a}VfN_{4b} \rightarrow N_{1b}N_{1a}Vf$ 上/了</p> <p>烟囱他堵上了； 车他们装好了； 集装箱他们装着； 油罐车他们灌满了。</p> <p>还可以有带有强调意味的“是……的”型逆换形式：$N_1VfN_4 \rightarrow N_1$ 是 N_1Vf 的</p> <p>水洼是他们填的； 轮胎是他灌的（气）； 水田是他们灌好的； 水库是大伙灌的。</p>
动词次语义范畴 语义句法描写	13: 在……表面粘、盖、贴、抹
题元配价模式	$N_{1a}Vf N_{4b}$ 洒水、浇水（浇花、浇树苗）、泼水 ¹³ 、贴布告、张贴年画、围头巾、围围脖、缠绷带、盖被子、粘邮票、套被罩、套枕套、抹伤口、抹药膏
题元名词属性	N_a : +H 施事 N_b : 具体事物名词 Obj _外 受事 非同步性
题元形式功能	N_a : 一格主语 N_b : 四格直接宾语

题元换喻功能	N_a 可换喻为表示人的部分、部位的名词（如“手”、“双手”）。
兼容句法语义向度	处所语、原因语、程度语、结果语、具体时间语、当下持续语
同义转换形式特征	<p>“把”字句转换形式（往往需加语助词“了”）：$N_{1a}VfN_{4b} \rightarrow N_{1a}$把 $N_{4b}Vf$了</p> <p>把水洒了； 把水浇了； 把水泼了； 把年画张贴了； 把布告贴了。</p> <p>“着”字句转换形式：$N_{1a}VfN_{4b} \rightarrow N_{1a}Vf$着 N_{4b}</p> <p>贴着布告； 张贴着年画； 围着头巾。</p>
逆向转换形式特征	<p>动词后附上表动作方向的“动趋”语“……上”或语助词“了”，可形成被动句结构的互换形式：$N_{1a}VfN_{4b} \rightarrow N_{1b}$被 $N_{5a}Vf$上</p> <p>水被他洒上； 树苗被农民浇了； 布告被我们贴上； 年画被我张贴上； 头巾被她围上。</p> <p>“话题句”型互换形式：$N_{1a}VfN_{4b} \rightarrow N_{1b} N_{1a}Vf$了/的</p> <p>绷带他缠好了； 被子他盖的； 邮票我粘完了； 被罩她套好了； 枕套她套的； 伤口他抹（药）了。</p>
动词次语义范畴 语义句法描写	14：固定、固着、联结到……
题元配价模式	<p>N_{1a}把 $N_{4b}Vf$到 N_{4c}上</p> <p>把马栓到树桩上、把狗套在椅腿上、把值日表粘贴到大门上、把木楔子钉到墙上、把插销安插在门上、把螺丝镙定到机床上、把邮票贴到信封上、把手固定到支架上、把轮船靠到岸边、把电话（支线）并入总网、把这条线路联结到电网上、把电缆埋到地下、把袖子缝到衬衫上、把手搭在他肩上、把把手安到门上、把电表安在墙上、把告示板钉在门口</p>
题元名词属性	<p>N_a: +H 施事</p> <p>N_b: 具体事物名词 Obj_外 受事</p> <p>非同步性</p> <p>N_c: 具体事物</p>

	终位 对事
题元形式功能	N _a : 一格主语 N _b : 四格直接宾语 N _c : 间接宾语
题元换喻功能	—
兼容句法语义向度	方式语、原因语、目的语、条件语、当下持续语
同义转换形式特征	可以借助介词“使……”、“让……”构成“使动”型同义转换: N _{1a} 把 N _{4b} Vf 到 N _{4c} 上 → N _{1a} 使/让 N _{4b} Vf 到 N _{4c} 上 使狗套在椅子腿上; 让插销安在门上; 使螺丝镞到机床上。
逆向转换形式特征	被动句逆换形式: N _{1a} 把 N _{4b} Vf 到 N _{4c} 上 → N _{1b} 被 N _{5a} Vf 到 N _{4c} 上 邮票被他贴到信封上; 轮船被他们靠到岸边; 电话被他们并入总网; 线路已被他们联结到电网上; 电缆被他们埋到了地下; 袖子被她缝到了衬衫上。 还可以进行“话题句”型逆换: N _{1a} 把 N _{4b} Vf 到 N _{4c} 上 → N _{1b} N _{1a} Vf 到 N _{4c} 上 把手爸爸安到了门上; 电表我已经安装在墙上; 告示板他钉在了门口。
动词次语义范畴 语义句法描写	15: 挂 ¹⁴
题元配价模式	N _{1a} VfN _{4b} 挂地图、挂闹钟、戴红领巾、戴袖标、排号、铺沙子、铺被褥、放暖瓶、放盐、穿夹克、穿鞋子、晾衣服、摆酒菜、吊水泥板、盛汤、盛米饭、架电线、盖被单、垫毛巾、堆稻谷、埋电缆
题元名词属性	N _a : +H 施事 N _b : 具体事物名词 Obj _外 受事
题元形式功能	N _a : 一格主语 N _b : 四格直接宾语
题元换喻功能	—
兼容句法语义向度	可选性质的动作终位语(“到……上/里”) 任选性的处所语、方式语、原因语、目的语、条件语、具体时间语、当下持续语
同义转换形式特征	借助“动趋”语“……上”等,可以有“把”字句的同义转换: N _{1a} VfN _{4b} → N _{1a} 把 N _{4b} Vf 上

	<p>把地图挂上； 把闹钟挂上； 把红领巾戴上； 把队列排（接）上； 把号排上。</p> <p>在兼容动作终位语的情形下，可以实现进一步的“把”字句转换： $N_{1a}VfN_{4b}M_4 \rightarrow N_{1a}$把 $N_{4b}Vf$到 M_4（上/里） 挂地图到墙上→把地图挂到墙上； 挂闹钟到门上方→把闹钟挂到门上方； 戴红领巾到脖子上→把红领巾戴到脖子上； 排号到队列中→把号排进队列中。</p>
<p>逆向转换形式特征</p>	<p>借助“动趋”语，可以有被动句的逆换形式：$N_{1a}VfN_{4b} \rightarrow N_{1a}$被 $N_{5b}Vf$（上/下） 他戴上袖标→袖标被他戴上； 工人铺上沙子→沙子被工人铺上； 妈妈铺上被褥→被褥被妈妈铺上； 他放下暖瓶→暖瓶被他放下； 厨师放上盐→盐被厨师放上。</p> <p>另外，在兼容动作“终位语”的情况下，也可以有被动结构的逆换形式：$N_{1a}VfN_{4b}M_4$（上/里）→N_{1a}被 $N_{5b}Vf$到 M_4（上/里） 他戴袖标到左臂上→袖标被他戴到左臂上； 工人铺沙子到路面→沙子被工人铺上路面； 妈妈铺被褥到床上→被褥被妈妈铺到床上； 他放暖瓶到桌子上→暖瓶被他放到桌子上； 厨师放盐到汤里→盐被厨师放入汤里。</p> <p>有了“动趋”语和助词“了”，还可以进行“话题句”型的逆换： $N_{1a}VfN_{4b} \rightarrow N_{1b}N_{1a}Vf$了 哥哥穿夹克→夹克哥哥穿上了； 小云穿鞋子→鞋子小云穿上了； 她晾衣服→衣服她晾上了； 大伙摆酒菜→酒菜大伙摆上了； 司机吊水泥板→水泥板司机吊起来了； 爸爸盛上米饭→米饭爸爸盛上了。</p> <p>同样条件下，再兼容动作终位语时，会获得“话题句”逆换方式： $N_{1a}VfN_{4b}M_4$（上/下）→$N_{1b}N_{1a}VfM_4$（上/下） 她晾衣服到竹竿上→衣服她晾到了竹竿上； 电工架电线到楼房→楼房电工架上了电线； 病人盖被单到肚子上→肚子病人盖上了被单； 工友垫毛巾到后背→后背工友垫上了毛巾； 工人埋电缆到地底下→地底下工人埋了电缆； 农家堆稻谷到晒场→晒场农家堆上了稻谷。</p>

该动词次范畴的语义句法研究表明，由于是表示人积极的动作、行为，人主动、有目的地对客体事物施加作用，以达到自己的特定目的，所以，动词一般为双价动词，个别情况下为三价动词，题元形式上主体为一格主语，客体一般为四格宾语，个别时候，需要在宾语前

加上“把”字，另外，出现的第三价一般为表示受体的3格宾语（补语）或表示施事者、工具的5格补语。在动词题元的次范畴语义属性方面，主体一般是意志行为的施事者，客体一般为受事，根据具体语义的不同，也可能表示为材料等，另外，该大类动词中客体题元的“同步/非同步性”特性表现很活跃，除了前面几个动词次语义范畴（第一个除外，第二到第七次语义范畴）为“同步性”，其他多数意义模式的客体都含“非同步性”这一题元次语义属性。而可以兼容同现的可选性或任选性的次要意义成分，包括工具语、方式语、原因语、目的语、条件语、方位语、结果语、当下持续语、时段语等。语言转换特征方面，可以采用的同义转换主要为“把”字句、“着”字句转换形式，逆向转换主要为各种“被”字句转换形式、“是……的”字句转换形式以及“话题句”转换形式等。图式实证还表明，该大语义类动词的集成描写中，次语义上较为接近的形式特征上也相应更接近，而次语义性能上区别大或同义成分弱的，那么在形式特征上的区别也相应较大。最后，总体上，该动词范畴之内的每一次语义类都有自己自成一体的形式特征体系，它们之间不论是语义较为相似的还是区别稍大的，都各有自己的一套形式内容，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形式上的不同，这充分显示了该类物性动词语义的形式化机制和集成描写性能。

4 结语

综上所述，汉语动词范畴集成描写和相应语义句法特征有着多方面的表现，反映出汉语动词语义同形式特征之间的密切关联，表明通过句法分布与转换性能在句子命题结构中研究动词语义范畴的必要性及客观现实性。概括起来，可作出以下结论：

1) 意义相近的汉语动词次语义类在句法表征上的共性在动词的配价模式、题元形式功能、题元次语义属性、题元换喻功能、兼容共现性、同义转换及可逆转换形式的若干方面中体现出来。而这些动词次语义类细义差别最终至少也应该在上述诸项内容的某一项中得以体现。同样，语义差别较大的动词小类形式内容的区分也同样在这些方面的差别之中得以表征。因此，动词语义集成描写研究中同时顾及语义次范畴在句法分布—转换各方面的差异与共性同等重要。这充分表明了动词次范畴化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2) 动词语义研究仅凭动词配价模式远不能满足动词语义句法描写的理论要求。这一点在以 $N_{1a}VfN_{4b}$ 为配价模式的语义大类动词中表现尤为突出，该句法模式所涵括或适用的动词小类在物性动词语义次类中广为分布，如若局限于动词语义配价数目及其形态—句法形式的区分性划类，这一数量庞大的动词核心句无疑将失去其作为客观形式依据的区分性作用和应有地位。此外，“配价模式不能完全反映语义异同”这一事实从以上集成描写框图中次分类意义模式的排列顺序上也不难看出：为了追求语义接近的意义模式连贯性的理论目标，我们不得已打乱了动词核心结构的罗列顺序。客观而言，动词语义形式化研究中须顾及配价模式这项句法内容，但与此同时不能挂一漏万，局限于该模式的描写，还必须深入到题元次语义性能、题元换喻功能、兼容共现语法向度以及各种转换形式的全面分析与刻划当中。

3) 汉语物性动词的语义句法研究中原则上不能以“配价数目（价目）的多与少”作为选取描写对象的尺度，因为“少价”与“多价”动词在反映动词“语义—句法”本质的作用这一点上并无二致。“价目”对动词转换能力虽有重要影响（比如，“单价”动词不能做可逆转换），但“价目”不同的动词在语义句法描写中却各有自己不同的认识价值。相关研究若仅限于所谓的“多价”¹⁵动词，那么至少“非意志活动”动词中的绝大部分将被排斥在理论描写之外。而实际上该类动词在汉语交际中的重要作用显而易见，而从形式关系上讲，它们在分布和转换方面都极富个性，因此很有必要将其统一纳入动词语义句法分析和集成描写视野之内。

4) 语义句法分析过程中，由于汉语言缺乏形态形式、形态变化，动词配价模式（句子结构）、转换形式等都须要一些结构性和形式化的语词（词汇手段）的参与和协同。比如，配价模式中，一些动词须有“把”的参与，在基础模式中形成“把”字句形式结构¹⁶。另外，动词有时须有“动结语”、“动趋语”等的协助，才能顺利完成相应句法行为。而转换形式方

面，动词可能须要“动结语”、“动趋语”以及一些特殊的介词结构如“在……之下”、“到……上”等的方所语参与以实现完整的句法构建。这些都是汉语动词范畴句法语义描写中值得关注的客观事实。

5) 题元名词次语义属性在动词语义的集成描写中发挥着重要而独特的形式区分作用，不容忽视。无论是其中的题元范畴化语义特性还是题元名词的语义角色功能，都将体词性成分的范畴性语义属性加以抽象并提升至形式评估的内容层次，都在动词语义分析中充当了形式描写积极而特殊的参数，基于这些特性、功能与动词语义类型、次语义范畴之间的密切联系来识察动词形式上的不同表现，这一方面丰富了动词语义的形式化分析内容，另一方面增强了动词语义形式刻画的区分度，也就提高了动词语义范畴集成描写的可靠性和认识价值。

6) 兼容共现性能在汉语动词转换过程中的作用需客观评估，不能一概而论。“可选价”极可能增强汉语动词转换能力、丰富其集成形式内容，从而也提高了汉语动词语义描写的区分度，但它也可能反过来成为转换的障碍，这在“被”字句式转换中表现较为明显。而“任选价”对于转换而言一般无关紧要，但它却极可能使动词获得新的转换机会并使一些转换显得更为自然，这在动词各次语义范畴中都不难发现。

总之，动词次语义范畴或语义模式与其相对应的配价模式、题元次语义属性、换喻方式、兼容共现特征及同义转换、逆向转换形式特征构成了该语义范畴动词的集成描写内容。而正是这些丰富的、有同有异的形式特征整并成动词语义在具体和抽象层次中的形式—语义同构关系，客观显示出动词语义形式化表现（内容）和语义句法的内在机制。

附注

1 值得注意的是，“继起”不等于“重复”，“重复”是次数概念。

2 有关题元语义角色的具体分析和描写可参见彭玉海（2004；2008），本文从略。

3 通过例句的结构方式将所要描写的动词呈现出来，这样可以使动词语义（结构）得到完整、客观、准确的反映，也可以直观反映出它的使用条件，避免简单罗列的孤立性。而根据沈家煊的观点，只有在句式的整体意义（或认知完形）中才能对句法语义现象作出完整解释和相应的概括。（参见沈家煊，1999：96）

4 N 表示名词、题元，Vf 表动词，题元名词的阿拉伯数字右下标“1”表示主体，“2”表示定语或限定成分语，“3”表示对象、间接客体，“4”表示直接客体或泛指宾语（补语）成分，“5”表示施事者、工具、手段，“6”表示方位、地点，小写英文字母 a, b, c 表示题元名词的顺序，介词 to 表示“朝……”、“到……”之类的运动方向意义。另外，后面将出现的其他代码中，+H 表示“人”，Vf(R) 表示由动词“名物化”而来的动名词（表动词情景），M 表示动词可选性的配价（语义）成分，P 表示命题名词或小句宾语（动词短语），Obj 内表示“内部客体”，Obj 外表示“外部客体”（参见彭玉海，2004），“—”表示没有该项形式项特征。

5 以下例句主要参考了孟宗、郑怀德等。《动词用法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孟宗、郑怀德等。《汉语动词用法词典》（商务印书馆，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商务印书馆，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增补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等。

6 “兼容句法语义向度”原本应包括正面和负面形式兼容语。而基于省略篇幅的考虑，这里一般只标出正面形式兼容语，而其他未予标明的意味着为不可兼容的语义成分。下同。另外，图表中所列的动词若干兼容语并不意味它们均能同时出现（虽然有的成分可以同现），若真有这种情况，则属于再兼容的问题。此处展开从略。

7 该同义转换需要借助语助词“了”或兼有“动结”与“动趋”意义的“……开”。另外，为省篇幅，图表中将只呈现同义转换后的语句。

8 这里转换后的被字句需要加语助词“着”、“了”等。转换实例中，表施动者（动作施事）的 N5 题元名词可能省略。下同。另外，为省篇幅，图表将只给出逆向转换后的语句。

9 此时的施事者将往往用“他”、“她”、“他们”、“她们”之类主体词语来表示。下同。

10 该同义转换需要借助助词“了”或“动趋”语“上”。

11 这里转换后的“被”字句需要加语助词“了”、“着”或表示动作结果的“动结”语（参见孟琮、郑怀德等，2003）“成”、“好”等。

12 一般来讲，除去标明的正面兼容语，其他未标注出来的为不可兼容的语义成分，所以，在这一部分中只标识正面形式的兼容共现语，负面形式兼容语将不予标注，以省略篇幅。下同。

13 像“洒、浇、泼”等单音节动词有的学者视其为有联动宾语的动词，但忽视了动词存在的本质，因为显然这些动词的宾语不是唯一的。正如沈阳（1994：144）指出，“‘浇’类动词属于‘二价双系动词’，即双题元动词。”

14 动词的选取参考了齐沪扬（1995：128）。但他将动词“带”（“手[一不小心]带上了茶杯”）也纳入此类，却未顾及到该动作的“无意性”、“非意志活动性”。

15 参见 Ломтев(1976), Кацнельсон(1972), Теньер(1988)。

16 这正如金立鑫（1997：420）指出，“有些‘把’字句的使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果不使用‘把’字句，必然会造成句子不合格（或语段不合格）”。此外，薛凤生（1994）也表达过类似观点。

参考文献

- [1] Апресян, Ю. Д.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т. II). Интегральное описание языка и системная лексикография[M]. М.: Язы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1995.
- [2] Апресян, Ю. Д.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теоретическая семантика в конце XX столетия[J]. Известия АН. Сер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языка, т. 58, 1999, №4.
- [3] Апресян, Ю. Д. О Московской семантической школе[J]. 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 2005, №1.
- [4] Апресян, Ю. Д. Языковая картина мира и системная лексикография[M]. М.: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2006.
- [5] Апресян, Ю. Д.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семантике и лексикографии[M]. М.: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2009.
- [6] Апресян, Ю. Д. и др. Новый объяснительный словарь синонимов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I)[M]. М.: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1997.
- [7] Апресян, Ю. Д. и др. Новый объяснительный словарь синонимов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III)[M]. М.: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2003.
- [8] Булыгина, Т. В., Крылов, С. А. Лексема//Гл. ред. Ярцева, В. Н. Большо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Языкознание[M]. М.: Большая Росси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2002.
- [9] Кацнельсон, С. Д. Типология языка и речевое мышление[M]. Л.: Наука, 1972.
- [10] Ломтев, Т. П. Общее и русское языкознание[M]. М.: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1976.
- [11] Падучева, Е. В. Пресуппозиция//Гл. ред. Ярцева, В. Н. Большо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Языкознание[M]. М.: Большая Росси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2002.
- [12] Падучева, Е. В. Динамические модели в семантике лексики[M]. М.: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2004.
- [13] Теньер, Л. Основы структурного синтаксиса[M]. М.: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1998.
- [14] 古川裕. 谈现象句与双宾语句的认知特点[J]. 汉语学习, 1997(1).
- [15] 金立鑫. “把”字句的句法、语义、语境特征[J]. 中国语文, 1997(6).
- [16] 卢建. 影响予夺不明双宾语句语义理解的因素[J]. 中国语文, 2003(5).
- [17] 彭玉海. 俄语语义研究中的角色题元[J]. 俄语语言文学研究, 2004(4).
- [18] 彭玉海. 论题元重合[J]. 中国俄语教学, 2008(3).
- [19] 齐沪扬. 位置句中动词的配价研究[A]. 沈阳, 郑定欧(主编). 现代汉语配价语法研究[C].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 [20] 沈阳. 动词的句位和句位变体结构中的空语类[J]. 中国语文, 1994(2).
- [21] 沈家煊. “在”字句和“给”字句[J]. 中国语文, 1999(2).

- [22]苏祖梅. 动词语义集成描写的实证分析[J]. 俄语语言文学研究, 2010(1).
- [23]薛凤生. “把”字句和“被”字句的结构意义[A]. 戴浩一, 薛凤生(主编). 功能主义与汉语语法[C]. 北京: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4.
- [24]尹世超. 试论粘着动词[J]. 中国语文, 1991(6).
- [25]于鑫. 阿普列相及其语义理论[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6(2).
- [26]袁毓林. 祈使句式和动词的类[J]. 中国语文, 1991(1).
- [27]张家骅. 语法·语义·语用——现代俄语研究[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 [28]朱德熙. 与动词“给”相关的句法问题[J]. 方言, 1979(2).
- [29]朱德熙. 汉语句法中的歧义现象[J]. 中国语文, 1980(2).
- [30]朱德熙.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Semantico-Syntactical Study of Verbal Categories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Principles of *MSS*

Peng Yu-hai Diao Feng-wen

(Center for Russia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The integral description theory of *MSS* (The Moscow Semantic School) is a newly developing, active and effective linguistic researching method and principle. Using it for reference, the article will give a positive semantico-syntax study of concrete subcategories or semantic models of Chinese verbal semantic categories. On the one hand, we build semantic category models of Chinese physical verbs, and divide the verbs into 13 semantic subcategories; on the other hand, we advance a set of formal mechanism for integral descriptions, afterwards offer positive semantico-syntax descriptions and analyses, selecting Chinese physical verb of the [111A] as typical object. The analyses test and verify the reality and feasibility of the semantic integration of natural language, providing a new analytical approach and a descriptive paradigm for the exploration of the semantico-syntactical interface theory of Chinese verbs.

Key words: theoretical principles of *MSS*; semantic categories of Chinese verb; formal mechanism; integral descriptions; semantico-syntactical study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阿普列相语言学理论与现代汉语语义句法研究”(项目编号: 17JJD74000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彭玉海(1968—), 男, 四川人,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语义学、认知语言学、文化学。刁凤文(1988—), 女, 安徽人, 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词汇学、语义学。

收稿日期: 2018-09-16

[责任编辑: 信娜]